

修身齐家平天下 内圣外王定乾坤

曾国藩

成就大事的谋略

ZENGGUOFAN CHENGJIU DASHI DE MOULUE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ZENG GOU FAN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圣人

曾国藩

成就大事的谋略

陆

丁华民 夏于全 主编

吉林文史

吉林音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成就大事的谋略/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2

ISBN 7-80702-270-1

I. 曾... II. 丁... III. 谋略—曾国藩 IV. G. 2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48 号

曾国藩成就大事的谋略

丁华民 夏于全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55
字数:13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80702-270-1/G · 216
定价(全 10 卷):260.00 元

第六卷 目 录

成功心法——挺经

十八、严明	
——法立令行，整齐严肃 (1)
十九、峻法	
——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4)
二十、拂逆	
——借人之拂逆，磨砺我之德性 (19)

治家方略——家教

篇一 养心

一、日课四条	
——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37)
二、守静	
——神明如日之升，身体如鼎之镇 (42)
三、进德修业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44)
四、修身五箴	
——立志居敬，谨言有恒 (45)
五、修身课程	
——十二条课程，终日惕厉 (48)
六、立志	
——人能立志，犹如“金丹换骨” (66)

篇二 学问

一、为学之道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 (71)

二、读书之法

——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 (73)

三、作文

——修辞以立诚，忌巧言雕饰 (84)

四、求学三耻

——无穷受用，来自有始有终 (90)

篇三 居家之道

一、孝

——独孝友则立获吉庆 (91)

二、和

——和气蒸蒸而家必兴 (100)

三、严

——治家贵严，不严之流弊不可胜言 (107)

四、五种遗规

——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 (114)

五、八字诀

——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116)

六、三不信

——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 (120)

七、八本三致祥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121)

八、骨肉之情

——骨肉之情愈挚，则责之愈切 (123)

九、居家四败

——士大夫之家庭踵而败，根于居家四败 (133)

成功心法——挺经

十八、严明

——法立令行，整齐严肃

【原文】

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

救浮华者莫如质，积玩之后，振之以猛。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坐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古人用兵，首先明确立功有赏、有罪受罚的原则。

挽救浮华之弊的最好措施，便是质朴，在长期的恶习积存之后，必须采取刚猛的措施予以纠正。

医生在治疗疮毒已经溃烂了的病人时，溃烂厉害的地方，必须把腐肉割去，以便能让新肉生长。今天的老弱残兵，也应当进行淘汰，好比割去腐肉一样，然后进行严格的训练，以促使新的力量的产生。如果不采取这两种办法，武备的松弛，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了。

【原文】

太史公所谓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识大体而已。后世专尚慈惠，或以煦煦为仁者当之，失循吏之义矣。为将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不贵煦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只不过就是法立令行，能顾全大局而已。后世专门崇尚仁慈恩惠，或者把施舍小恩小惠的人为作循吏，这就失去了循吏的本义了，为将之道也要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首要任务，而不看重施小小的恩惠。

【原文】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九弟临别，深言驭下宜严，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特恐明不傍烛，则严不中礼耳。

吕蒙诛以笠取铠之人，魏绛戮乱行之仆。古人处此，岂以为名，非是无以警众耳。

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将相距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立法并不难，难的是依法行事。只要订立了一项法令，一定要实实在在地去执行，而且必须持之以恒。

九弟临别之时，特别强调驾驭部下应当严；办事应迅速。我也深知治军和管理官吏，首要的就是严。担心的只是自己的见识有限，以致严得不合法度。

吕蒙杀了用斗笠遮盖铠甲的人，魏绛处死了驾车乱行军中的

人。古人这样做，难道是为了沽名钓誉吗？而是假如不这样处置，就无法警示部下。

近年来，我管理部将太宽厚了，又与诸将相隔遥远，当面临危险时，弊端百出。现在我才明白古人所说的“立威胜过自己所爱，人数虽少，也能取胜”的道理，反之，就只会招致失败。

【原文】

人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将帅，犹东家之钱银货物，授之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人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功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主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给将帅，好比是东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了店中的伙计。如果保举将帅过滥，就是不爱惜君主所给予的名号和权位。这就好比店中的伙计把财货贱卖浪费一样，也是不爱惜东家的财货。介之推说：窃取别人的钱财，就称作盗贼，何况自己贪天之功呢？我则把这句话稍加改动：窃取别人的财物，尚且被称为盗贼，何况是假借君主所给的权位、名号，来谋取一己的私惠呢？我身居高位，却不能力挽此种不良风气，深感惭愧。

【原文】

窃观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江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淆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又曰：固时俗之从流，又孰能无变化？伤是非之日移日清，而几不能自立也。后世如汉晋唐宋之末，亦由朝廷之是非先紊，而后小人得志，君子有遑遑无依之象。推而

至于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亦必其是非不揆于正，而后其政绩少有可观。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据我观察，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必定是先混淆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也就随之产生。屈原之所以激愤投江而不后悔，也是因为对当时的是非颠倒感到万分痛心。所以说：兰芷已变得不芳香了，荃蕙竟变成了茅草！又说：随时俗而从流，又怎么能没有变化呢？悲伤是非的越来越混淆，几乎到了无法自立的地步。后世如汉、晋、唐、宋的末年，也是因为朝廷先把是非混淆颠倒，然后小人才能得志，使君子有惶惶不安、无所依托之感。由此推想到一省之中，一军之内，也是必定因为是非不正，然后才使其政绩没有什么可值得赞赏的。

十九、峻法

——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

【原文】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既然世风日下，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志，平时制造谣言，希望天下不安而自己可以从中作乱，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蔑视官长。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就没有办法再来收拾了。因此才致力采取残酷手段，希望来挽救这败坏已极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懂得杀人，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疲弱的人民。牧马的人，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牧羊的人，去掉乱群的羊就可以了；治理民众的方法，不也如此吗？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其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具有精细的用心，去实行威严凌厉的事情，务求达到使受惩罚而死的人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这样内心才能获得安宁。具体的处置方法，应该宽的有两个方面，应该严的也有两个方面。应该宽的两方面是：一是对待银钱要慷慨大方，决不计较，在充裕时，即使数十万上百万的钱也掷之如粪土；在穷时，也要

解囊而分润。另一方面不与他人争功，遇到胜仗，把全部功劳归于他；遇有保举的事情，则用丰厚的奖励笼络他。应该对他严格的是：一是礼节要少而平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交情不要过密；二是要讲明是非，凡是他的部下有与官方争斗，而又恰巧发生在我们的辖境之内，又有来上诉告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毫不推诿，请他严加惩治。应宽的是利，是名；应严的是礼，是义。这四方面都考虑全了，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什么悍将是不能相处的。

【详解】

曾国藩主张峻法，与他当时所面临的形势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他以为“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提倡严刑峻法是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在中国历史上，说到严刑峻法的运用，则没有能超过秦二世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生动地记述了秦二世时严刑峻法的出笼、实施以及丞相李斯如何推波助澜的过程。

二世皇帝闲居无事，就把赵高叫来商议事情，对他说：“人生活在世间，就像六匹马所驾的车子奔过缝隙一样短暂。我既然已经统治天下了，想要充分满足耳目的爱好，穷尽心里所喜爱的乐趣，而又使宗庙安定，百姓悦乐，永远享有天下，直到我寿命终止。我的想法行吗？”赵高说：“这是贤明的君主所能做到的，但对昏乱的君主则是严禁的。请让我说吧，我不敢逃避刀斧的杀戮，但希望陛下稍加留意。那沙丘的密谋，诸位公子和朝中的大臣都有所怀疑，但公子们都是陛下兄长，大臣又是先帝所任命的。现在陛下刚刚登位，他们这班人心里总是不服气，恐怕会发生变乱。况且蒙恬已经死了，而蒙毅还在外带兵，我总是心惊胆战，唯恐不得好下场。陛下怎能享受这种快乐呢？”二世皇帝说：“对此该怎么办呢？”赵高说：“用严峻的法令，苛刻的刑罚，让有罪的人互相牵连受诛，甚至收捕整个家庭。诛灭大臣，疏远皇族骨肉之亲；让贫穷的人富裕起来，使卑贱的人高贵起来。把先帝所任命的大臣全部开除，另外任

用陛下所亲信的人，同他们接近。这样他们就会从内心感激并归附陛下。祸害清除了，奸谋杜绝了，群臣中没有谁不承受你的恩泽，蒙受你的厚德，这样陛下就可高枕无忧，纵情享乐了。没有比这更好的计策了！”二世皇帝认为赵高的话很对，就重新制定法律。于是只要群臣和公子们有罪，二世皇帝就把他们交给赵高，令赵高审讯法办他们。赵高诛杀了大臣蒙毅等人，十二个公子在咸阳被杀死，十位公主在杜县被分尸，他们的财产都收归国家，受牵连的人数不胜数。

公子高想逃亡，又害怕连累家族，就上书说：“先帝健在时，我进入宫廷先帝就赐给我食物，出宫的时候就赐给我乘车。先帝内库里的衣服，我得到过赏赐；先帝马房里的宝马，我也得到过赏赐。我本该陪同先帝死去，却没有做到。这是我作为儿子不孝顺，作为臣子不忠诚，不忠不孝的人，没有面目在世上，我请求陪同先帝死去，希望安葬在骊山脚下。请求皇上哀怜我。”接到上书，胡亥非常高兴，召来赵高，给他看公子高的上书，说：“这可以说是情急无奈吧？”赵高说：“做人臣连担心死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图谋叛乱呢！”胡亥同意公子高的请求，赏赐十万钱作为安葬的费用。

法令诛罚一天比一天严厉苛刻，群臣们人人自危，想要叛乱的人很多。二世皇帝又建造了阿房宫，修筑直道、驰道，租税越来越重，兵役和徭役没完没了。因此来自楚的边兵陈胜、吴广等人就起来造反，起义从山东发生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各自立为侯王，反叛秦朝，一直进军到鸿门才撤退。

李斯屡次请求给机会进谏，二世皇帝都没有允许。而且秦二世责问李斯说：“我私下有个想法，是从韩非子那里听来的，他说：‘唐尧统治天下的时候，殿堂高三尺，用来造屋的木椽，都不加雕刻，屋顶的茅草不加修剪，即使是住旅舍，也没有像尧这样艰苦的。冬天穿鹿皮袄，夏天穿麻布衣；吃的是粗米饭，野菜做的羹汤，用陶簋吃饭，用土钵喝水，即使是看门人的生活，也不会像尧这样简陋。夏禹开凿龙门山，开通大夏水道，疏通了很多河流，弯弯曲曲的筑起九河的堤防，把积水引导入海，以致大腿上掉了肉，小腿上汗毛

都掉光了，手掌足心长满了厚茧，面容黝黑，终于累死在外，安葬在会稽山上。即使是奴隶的劳苦也不会比他更厉害了。”既然这样，那么那些贵有天下的人，难道就是要劳体伤神，身住旅店那样的宿舍，口吃守门人那样的食物，手干奴隶那样的活儿吗？这是不肖之人应当尽力去做的事，不是贤明的人所应当做的。那些贤明的人享有天下的时候，只求天下顺从他一个人罢了，这才是他享有天下的可贵之处。称得上贤明的人，必定能够安定天下，治理万民，现在连自身都不能有利，将怎能治理天下呢！所以我希望能够随心所欲，长久享有天下而没有什么祸患，对此该怎么办呢？”

李斯的儿子李由担任三川都守，群盗吴广等人向西攻略土地，过往之处无法禁止。章邯击败吴广等人的军队以后，使者相继去三川查办，并讥诮责备李斯身居三公的地位，为什么竟让盗寇如此猖獗。李斯害怕，但看重爵位俸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就奉迎二世的心意，想求得宽容，上书回答说：

“贤明的君主，必定是能够全面掌握统治之道并实行督察责罚之术的人。实行督察责罚，那么臣下就不敢不竭尽才能来报效君主。这样，君主和臣下的名分确定了，上下的道理分明了，那么天下无论是有能力没能力的人就没有谁敢不竭力尽责来为他们的君主效命了。因此君主能独自控制天下而不受任何制约，这样就能享尽天下最大的乐趣了。贤明的君主，难道能不详察这一点吗！”

“所以申子说‘拥有天下而不能为所欲为，这就叫做把天下当作自身的枷锁’，这样说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不能对臣下督察责罚，反而让自己为天下百姓操劳，就像尧和禹那样，所以才称天下为枷锁。不能讲求申、韩高明之术，采取督察责罚之道，专门让天下来顺从自己，却偏要劳苦身心，为百姓牺牲自己，这就是百姓的奴仆，而不是统治天下的人，这又有什么可贵呢！让别人为自己效力，那么自己尊贵而别人低贱；让自己为别人效力，那么自己低贱而别人尊贵。所以替别人效力的人低贱，让别人为自己效力的人就尊贵，从古至今，没有不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之所以尊重贤能的人，是因为他们尊贵；而所以憎恶不肖的人，是因为他们卑贱。而

尧和禹，是让自己为天下人效力的人，如果随着世俗去尊重他们，那就失去了尊重贤人的用意，可以说是太荒谬了。说他们把天下当作‘枷锁’，不也很恰当吗？这就是他们不能督察责罚的过失。”

“所以韩子说‘慈祥的母亲会养败家子，而严厉的主家却没有强悍的奴婢’，为什么呢？这是能严加惩罚的必然结果。所以根据商鞅订立的法令，把灰烬倒在道路上的人都要受处罚。丢弃灰烬，是小过失；而受处罚，是重罚。只有那贤明的君主才能严厉地督察轻微的罪过。罪轻尚且要重罚，何况有了重罪呢？所以百姓不敢犯法。因此韩子说‘几尺长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不会放弃它；可是百镒黄金，连盗跖也不敢攫取’，这并不是一般的人心贪，而是他们把几尺布帛的利益看得很重。而盗跖的欲望淡薄，也不是因为盗跖那样的行为，是轻视百镒的黄金，因为只要一攫取，随之而来的就是受刑，所以盗跖也不敢攫取百镒的黄金。刑罚如果不坚决执行，那么一般人就不会放弃几尺布的小利。因此五丈高的城墙，楼季却不敢轻易攀越；泰山高百仞，可是跛脚的母羊也能在泰山顶上放牧。楼季视五丈高度为难，难道跛脚的母羊却以百仞高度为易吗？因为城墙陡峭而泰山平缓，两者不同。明主圣王之所以能够长久处在尊贵的地位上，长期执掌重大权势，而且独自垄断天下利益，并不是有别的什么办法，只因能专断独行，精于督责，务必重罚，所以天下人不敢冒犯。如果不实行使天下人不法的措施，却仿效慈母养败家子的办法，那就是没有明察圣人的理论。既然不能实行圣人的办法，那么除了为天下人效力外还能干什么呢？岂不可悲吗！”

“况且节俭仁义的人在朝廷任职，荒诞放肆的享乐就要中止了；敢于劝谏论理的臣子在身边，那么散漫的思想就得到约束；烈士死节的行为在社会上显扬，那么淫逸康乐的娱乐就要废弃了。所以贤明的君主能排斥这三种人，而独揽统治大权来制约顺从的臣子，并且建立严明的法制，所以身份尊贵，权势盛大。凡是贤明的君主，必将能够违背世情，改易民俗，废弃他所厌恶的，建立他所喜爱的。因此他活着就有尊贵的权势，死后就能获得贤明的谥号。

因此贤明的君主能够独断专行，权力就不落到臣子手里。然后他就能够杜绝仁义的途径，堵住游说者的口，抑制烈士死节的行为，掩塞别人的聪明，一切凭自己行事。所以，外不会因为仁义烈士的行为而动摇，内不会因为谏说激争的言语而被说服。因此他能公然恣意放纵，而没有人敢违逆他。如果这样然后才可以说是明白了申、韩的法术，并精通了商鞅的法律。法制精通，权术明了，而天下混乱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所以说‘帝王之道，简约而容易把握’，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够这样去做。如此就可以说认真实行督察责罚了，那么臣下就没有邪念，臣下没有邪念，天下就安定；天下安定，那么君主就有尊严，君主有尊严；那么督察责罚必能实施；督察责罚实施，那么所求之事便能如愿以偿；所求之事如愿以偿，那么国家就富强，国家富强了，那么君主的快乐就会很多。所以只要采取督察责罚的措施，那么所想要的就没有得不到的。群臣百姓想补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敢图谋叛乱呢？这样帝王的统治术就齐备了，并可以说是能明确君臣关系的权术了。即使申、韩再生，也不能超过。”

上书禀奏后，二世皇帝很高兴。从此施行督察责罚更加严厉。向人民收税最重的，被认为是贤明的官吏。二世皇帝说：“像这样可以说是能实施督察责罚了。”受刑的人在路上络绎不绝，死尸每天堆积在街市上。杀人多的被认为是忠臣。二世皇帝说：“像这样可以说是实行督察责罚了。”

当初，赵高担任郎中令，杀害的人和报私仇的事很多，恐怕大臣们在入朝奏事时揭露自己，就劝二世皇帝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只是由于群臣光能听到他的声音，而不能见到他的容貌，所以称为‘朕’。而且陛下年纪很轻，未必什么事情都懂，现在坐在朝廷上，如果对惩罚或奖赏有处理不当的地方，就会被大臣们看出短处，那就不能向天下人显示你的神明了。况且陛下拱手深宫中，等我以及侍奉陛下的几个熟悉法令的人等待大臣们把事情呈奏上来，然后再权衡办理。这样，大臣们就不敢再上奏那些疑惑人的事情，天下的人就都会称你是圣主了。”二世皇帝采纳了赵高的意见，就不

坐在朝廷上接见大臣，而深居宫中。赵高常常侍候左右执政，政事都由赵高决定。

秦二世运用严刑峻法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因此，在此后的历史上，严刑峻法在人们心目中往往成为残酷的象征。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有的官吏正是运用严刑峻法而保得了一方平安；有的官吏则因运用严刑峻法危害了社会稳定。关键在于看施行人如何运用。宁成是西汉时人，当时，皇上想让他作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说：“我居守于山东作小吏时，宁成任济南都尉，他理政就像狼放牧群羊。不可以让宁成治理百姓。”皇上就任命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以后，出入关口的隶属于郡车国的关东官吏们说：“宁愿看见哺乳的母虎，也不想遇上宁成发怒。”义纵从河内升任为南阳太守，听说宁成家居住在南阳，等到义纵到达关口，宁成侧着身子随行，恭敬地迎送他，然而义纵气焰很盛，不行礼。到了南阳郡，就审理宁氏家人，完全挫败破坏了他的家族。宁成受牵连获罪，至于孔氏、暴氏之类都逃跑了，南阳郡的官吏百姓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而平氏的朱强、杜衍、杜周是义纵的帮手，受到信任重用，都提升为廷吏。汉朝军队屡次从定襄出发，定襄的官吏百姓散乱败坏，于是调任义纵为定襄太守。义纵到任，乘人不备，定襄狱中重罪轻罚的有二百多人，以及他们的宾客兄弟私自入狱探视的也是二百多人，义纵将他们一律拘捕拷问，说他们“为死刑犯解脱刑具”。这天被叛处死刑的总共四百多人。那以后郡中人常常不寒而栗，狡猾的百姓都辅佐官吏处理政事了。

这时赵禹、张汤因为严酷苛刻成为了九卿，然而他们理政还算宽松，依照法令而行事，而义纵却用苍鹰攻击小动物的办法施政，后来恰逢五铢钱和白银起用，豪民奸诈，京城中尤其严重，就让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王温舒最为凶恶，他所做的事如果不预先告诉义纵，义纵就一定用盛气欺凌他，败坏他的功劳。他处理政事，所诛罚杀戮的人很多，然而获取的都是些小的治绩，奸诈之

事越发不能全部禁绝了，直接执行皇上旨意的官员开始出现了。官吏处理政事以斩杀约束别人为要务，阎奉因为凶狠受重用了。义纵清廉，他治理的方法仿效郅都。皇上巡幸鼎湖，病了很长一段时间，病好后突然起驾巡幸甘泉宫，沿途道路大多没有修整好。皇上生气地说：“义纵认为我不会再走这条道了吗？”于是厌烦义纵。到了冬天，杨可正受命处理，义纵认为这样会扰乱百姓，让部下属吏拘捕那些为杨可办事的人。天子听到了，让杜式处理引事。认为义纵废弃君臣礼仪，破坏了天子要办的事，将义纵杀死，弃尸示众。一年以后，张汤也死了。

王温舒是阳陵人。年少时干过盗墓的坏事。后来被补任为县里的亭长，多次被罢职。当小吏，因审理案件而官至廷吏。奉事张汤，升任御史。监督追捕盗贼，杀死打伤了很多人，渐渐升迁到广平都尉。他挑选郡中豪强果敢无所顾忌的小吏十多人，让他们作自己的属吏，把握他们所有人暗中犯下的重罪，而操纵驱使他们督捕盗贼。如果谁捕获了王温舒想要抓的盗贼，使他满意了，那么此人虽然有百种罪过，也不依法惩处；如果谁有所回避，就根据他的旧事铲除他，并消灭他的宗族。因为这个缘故，齐地、赵地附近的盗贼不敢接近广平郡，广平有了路不拾遗的好名声。皇上听到了，提升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平素居住在广平的时候，完全了解河内郡的豪强奸猾之家，九月份等到他前往那里，他命令河内郡准备五十匹私马，设置从河内到长安的驿站，部署属吏的办法和驻守广平时的方针策略一样，逮捕郡中豪强奸猾之人，郡中的豪强猾民相互受牵连有一千多家。上书请示，拟罪大的灭族，罪小的处死本人，家财全部没收偿还赃物。奏书送去不过二三天，就得到了认可。论罪杀人，以至血流十多里。河内人都对他的奏书感到奇怪，认为是神速。到十二月底，郡中没有闹声，没人敢夜间出行，野外没有引起犬吠的偷盗行为。那些少数没有抓到的盗贼，逃到了附近的郡国，等到抓回来，正好春天到了。王温舒跺脚叹息道：“唉呀，让冬季再延长一